



困學樓叢鈔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為的當合諸本參訂為最精版行之初天下寶之流布未久元版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久而無傳也爰倣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注文如音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增損於前偏旁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豪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舊有總例存以為證

書本

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為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略之患

大小本凡三歲久磨滅散若未有能修補之者蓋京師曾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

實與俗本無大相遠

昆公武云公武守三禁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版本讀之其差誤蓋多昔議者謂大和石本授寫非真時人弗之許而以長興版本為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獨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

刻版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

異同柯山毛居正諒父以其父晃所增注禮部韻乾淳間進之朝後又校

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初其於經傳亦既博摭精擇辛巳春朝廷命

曾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諒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

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字義音切豪釐畢校儒官僭歎其有異詞

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而誤字實未嘗

改者什二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諒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自

時厥後無復以為意矣余每惜之嘗欲修刊有所未暇且以世所傳

本互有得失難於取正前輩謂興國于氏本及建余氏本為最善

逮詳攷之亦此善於彼耳又于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

始一聚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注遺脫滋多余本間不免誤舛要皆

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

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

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本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

無比九經俞詔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興國于氏建余仁仲本

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

屬本經名士及履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為盡善正恐埽塵

隨生亦或有之惟通經先達不吝惠教

字畫

字學不講久矣今文非古訛以傳訛魏晉以來則又厭樸拙者姿媚
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攷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為摻昭之為
侶此類不可勝舉唐人統承西魏尤為謬亂至開元所書五經往往
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為陂以平為便之類更多五季而後鏤版傳印
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訛舛自若今所校本之以許慎說文張
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顏魯公千祿書郭忠恕佩觿集
呂忱字林秦昌朝韵略分豪補注字譜參以毛晃增韵及其子居
正所著六經正誤其有甚駭俗者則通之以可識者謂如宜之為宜醫之
為晉之類皆取之石

經遺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從周所書古韵及文公孝經刊誤等書
純用古體也凡此者實與同志之精於字學者逐一探討折衷不
使分豪差誤雖注字偏旁點畫必校庶幾聖經賢傳不墮於
俗學之陋當為世所善矣

注文

諸本於經正文尚多脫誤如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動必止之諸本無動必三字
惟蜀本與國本有之已添入此類亦多見之攷異
而況於注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如易比卦象注
云不寧方來矣或有誤認不寧為不安方來為方至乃依疏添一之
字一皆字云不寧之方皆來矣意始明如書之太誓注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及攷疏仁人之下有一也字則仁人也自為一

句意始明 如召誥注今天其命哲末曰雖說之其實在人雖說
之三字亦不可曉攷石經則曰雖說之於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 如
洛誥曰明裡注成王雷之本說之本說之三字亦不可曉依疏云故本
而說之意始明 如詩角弓教稼升木注云若使之必也依疏增一
能字為必能也意始明 如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箋云無是
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所為者諸本皆無其所為者四字惟
建大字本有之及攷疏則曰神明無是怨恚文王其所行者神明
無是痛傷文王其所為者以此明箋文舊有其所為者四字而諸
本傳寫逸之也今從建大字本意始明此類甚多不悉舉

高宗彤日罔非天盾典祀無豐于昵注云無非天所嗣常也嗣之下合有一典字常也實
訓典字也此實傳寫之脫而疏義乃因之此不敢添 又洪範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

注民戰有遺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戢耳疏義強釋作戢戢之戰此不敢改
顧命一人冕執銳銳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為兵器今注中釋為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
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銳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眾作銳 中庸天命之
謂性注云木金火水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乃誤以信為水神知為土神而疏義又從而
附會之亦不敢改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 射義好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者不在
此位也者不係上聲監與余本注云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越建大字
本注云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以越建本比監與余本上多道
猶二字下多言行也三字參而訂之互有得失監與余本三本所謂稱猶言也行也只提得經文稱字
而遺道字則越建本所謂道猶行也為是越建二本所謂言行也者不若二字是提經文以起
注義而言行也三字於上下文意不相屬則監本與余本無此三字為是與其逸道猶二字實若
行言行也三字今姑依越建本 周禮秋官司籥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
又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實其說獨蜀本作戌字竊謂戌字為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謫而曲為
之說耳 注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戌夜也既疏義如此今不敢改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
之注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立謂燔之炮以文義觀之當云炮之之炮地
之下逸一之字既諸本皆然今不敢添 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注實從公故詳
攷傳文本末時齊豹殺衛侯之兄繁衛侯出如夷島析朱鉏實從實出徒行從公公入而賜之諡注
云宵從公故蓋以其實自實出徒行從公而賜諡宵夜也其字當作宵則注與傳上文合今諸
本於注皆作宵諡也亦不敢改此類甚多

音釋

唐石本晉銅版本舊新監本蜀諸本與他善本止刊古注若音釋則自
為一書難檢尋而易差誤建本蜀中本則附音於注文之下甚便繙閱然
厯雜重贅適增眩瞶今欲求其便之尤便則亦附音釋如建蜀本然亦麤
有審訂音有平上去入之殊則隨音圈發或者不亮其意而以為病則但
望如監本及他善本視之舍此而自觀釋文可也若大學中庸論孟四書則
併附文公音於各章之末如雍也篇樂水樂山知者樂釋文皆音岳之類自與注意背
馳微文公音則義愈晦矣雖此為古注釋設亦不害其為相正
茲以其凡疏所見於后

有字本易識初若不假音者音釋為難字設也今凡正文之音皆存之其
有音切雖多而只同前音者與別無他音而眾所共識者未免擇其甚贅
者間削去惟注亦然釋文每有後可以意求及更不重出及後放此之說

則不必贅出亦明矣

有音重複而徒亂人意者如堯典光被四表被皮寄反而徐又音扶義反
以扶字切之則為音吠蓋徐以吳音為字母遂以蒲為扶以蒲切之無異於
皮寄反法應刪又如曲禮負劍辟咤詔之辟匹亦反是音僻矣而徐氏
又音芳益反沈氏又音扶赤反以芳與扶切之實不成字蓋吳音以芳為湯
以扶為蒲二切皆音僻又何必再三音此一字為哉如此者甚多

有的然之音不待釋者在之上時亮在下之下戶雅此指高卑定體而
言若自下而上時掌自上而下遐嫁此指升降而言此本不必音復有聞見而

不盡音者滋惑也

如曲禮居不主與注命士以上上時掌反復自云
凡言以上者皆放此是不必盡音而可以意求也今所校者於疑似

處亦音之間有注字不附音亦一一圈發矣又如先後二字指在先後

之定體則先平聲後上聲若當後而先之當先而後之則皆去聲又如左右二字指定體而言則左右皆上聲指其用者而言則皆去聲亦已隨音圈發

有誤音而不容盡改者如易繫六爻之義易以貞易當音拜而作如字

○書盤庚汝分猷念以相從分當如字而作去聲此類不敢盡改○記內則注釋擊

革擊絲曰則是擊裂與攷疏與者疑而未定之辭釋文乃音預於義不

通已依疏改音餘○禮秋官司儀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注以賓亦如之

賓讀為儗釋文乃誤以賓拜送幣之賓音擯今疏其誤於下經文賓三揖三讓登再拜

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注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為儗謂以幣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儗禮焉曰諸侯相朝灌用鬯鬯謂此朝禮畢儗賓也疏云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云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

幣乃降也以注疏求經指則拜受幣者主也拜送幣者賓也賓拜之賓乃主賓之賓非儗禮之儗也注所謂賓當為儗者乃指言賓亦如之之賓蓋謂受幣送幣之禮既畢享及有言之事又畢主乃以鬯禮賓其禮亦如享及有言之禮也故注既解賓亦如之之義又繫之曰謂此朝禮畢儗賓也況注之上文先解經文每事如初之義而後曰賓當為儗以次序先後求之則賓之當音儗者在此而不在此也釋文乃提起賓拜送三字下注云依注賓音儗其不深攷注義如此

有因字畫相近而疑傳寫之誤失其本音者禮春官龜人西龜曰雷屬北龜曰若屬注左倪雷右倪若釋文雷力胃反又如字攷疏則云左倪雷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即類一也右倪若者不若即若也同稱若故為一物如以疏義下文不若即若證上文不類即類一語疑雷當讀為類從力胃反豈胃字即胃字之誤耶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注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禮釋文率所類反又音律以義求之率當讀為類從所類反則讀如將帥之帥豈所類反三字乃

音類二字之誤耶

諸本皆然
今不輕改

有點畫微不同而音義甚易辨者如母字收后反中從兩點與從一直者不同母字音無中從一直下與從兩點者不同釋文於曲禮毋不敬之毋詳言之矣如母追滄母春秋甯母之類則音之如錫予之錫星歷反易從易鏤錫之錫余章反易從易又如成之與成音恆者係作一小畫音春遇反者從人謂人荷又曰成神祇之祇從示而無畫祇敬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上無點又如己之與已與已皆可攷識如此類甚多初不假借本不必音而間亦音矣

有當音而不音合增入者如書舜典重華協于帝重字無音尚以人所共知不假增入至於讓于及斯及字無音。記曲禮則左右屏而待屏字

無音。禮冬官廬人敷兵同強敷無音凡此類增音亦多然亦有不敢增音者記玉藻山土揚休休無音注曰其息若陽之休物疏則曰揚陽也休養也若盛陽之氣生養萬物如此則從吁句反不敢增諸經中樂之當音洛

若如託大傳禮俗刑然後樂及樂記中數處皆無音乃間有音岳者與注疏之義不合其少有不說不敢輕改。又如喪字凡喪亂喪止外喪之喪去聲凡有喪遭喪之喪平聲詩釋文全不曾分別谷風之凡民有喪釋文無音猶可曰此從平聲係是正音無假於音也板之喪亂歲實蕩之小大近喪桑柔雲漢之天降喪亂呂旻之天篤降喪釋文亦皆無音猶可曰喪有二音以義求之居然可見亦無假於音也然類舟之次喪無日釋文息浪反抑之日喪厥國亦音息浪反以喪喪國之喪與喪亂喪亡之喪同義此有音而彼無音假曰前面出一音後不復出而二音乃間出於諸詩之間。又禮天官膳夫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非日中大率舉而開食謂之稍事也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漿人共賓客之稍禮注謂王稍所給賓客者釋文皆無音雖當從上聲至於內宰均其稍食注謂史祿廩此正廩稍之稍釋文無音但於大宰家削下云本亦作稍所教反若地官稍人及甸稍之稍與家削之義略同可以類推若稍食之稍則與家削之義異亦無音何也今各隨文義合加圈發者加圈發以別之此類亦多不可悉舉

有一音而前後自差雜者如書舜典朕聖讒說殄行殄訓絕凡書

中珍字皆徒典反係上聲惟益稷用珍厥世乃徒現反則去聲矣
及攷監韻只收上聲不收去聲烏有義同而音異哉合改為徒典
反。如記王制屏之四方屏必政反係去聲至屏之遠方則必郢反
係上聲同一義而有上去之殊及以監韻參之去聲訓除上聲為屏
蔽之屏若是則去聲為是。又如檀弓注叔向之向者亮反案左傳
宣十五年釋文者丈反係上聲與響同音是一為上聲一為去聲也。
又如過於一哀而出涕涕音體矣只本篇垂涕淚涕音他計反亦同義
而二音。又如左傳莊二十八年其娣生卓子卓勅角反至僖四年卓子之
卓又音吐濁反昭二十二年王子朝釋文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至
論語衛公孫朝則又音直遙反。又如禮天官之屬庖人賈八人釋文賈

音古又音嫁注及下放此至夏官之屬馬質賈四人止云賈音嫁注及下
同則棄初音而從次音矣秋官之屬庶氏釋文庶音煮又章預反至後
庶氏掌除毒蟲止云庶章預反則亦棄初音而從次音矣。其最差雜
者則記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釋文凡學世子戶孝反教也下小
學正學干篇師學戈學舞干戚同若以義推之學世子之學既為
戶孝反學士之學當同音又以經文所謂學世子學士必時推之則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正承上文必時之意故疏有秋冬羽籥同教
春夏亦同教干戈之說疏義以學為教則皆從戶孝反釋文何獨於小
學正學干篇師學戈同為戶孝反而他皆不音耶 又注有所謂陽用
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亦皆當從戶孝反而釋文亦無

音使讀者拘於音例而失其指趣此大弊也今姑識之以俟觀者擇焉
有當音當切而比附聲近者如所謂附近之近間廁之間開聲
伺候之伺平聲爭鬥之爭應對之應是也今亦皆從其舊不欲更為音切
有一字數切而自為厯雜者一長上聲字也則丁丈張丈知丈展兩反一
中去聲字也則丁仲張仲貞仲反後來監韻所收則長為展兩反中為
陟仲反豈不明白歸一哉初欲更而為一以他音亦有類是者姑悉
存其舊

有用吳音為字母而反切難者沈氏徐氏陸氏皆吳人故多用吳音
如以丁丈切長字丁仲切中字是切作吳音也以至蒲之為扶補之為
甫邦之為方芻之為房征之為丁鋪之為字步之為布惕之為飭領

之為冷茫之為亡媿之為武敵之為直是以吳音為切也此類不可
勝紀但欲知此只以吳音切之可也

有反切難而韻亦不收者如周禮掌固夜三鑿以號戒注趣與造
音相近而趣竟為莊久反天子圭中必府結反論語其庶乎屢空
空力縱反是已

有不必音而音當音而不音者如治字本不必音乃音為直吏反
平聲則不音以為正字固也而周禮小宰注平治也則云如字下
治其施舍同案治字從水從台台本音怡諧聲故為平聲於
此獨音如字者恐人疑為去聲故特音之不可以此有音而他無
音為非平聲也毛居正云音持者攻理也凡未治而攻之者則平聲

經史中治天下左傳治絲大禹治水治玉曰琢治兵治獄之類是也為理
與功效則去聲經史釋音自可識或無明音亦準此推之雖然曷不
以文公為準乎其釋大學先治其國欲治其國皆音平聲家齊而
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皆音去聲仍於二音之下俱云後放此是使
人可以意求也文公於孟子梁惠王上與暇治禮義亦音平聲凡為理物之義者放此蓋平聲係使然去聲
係自然初不難辨。又如數目之數三數之數每音上聲數算之數
數責之數每音去聲至左傳釋文則數責之數兼有上聲去聲
二音至史記釋音及宋景文國語補音則以數責之數為上聲矣
今四方之音卻與國語史記音合惟吳音不爾
有當音或不音而可以例推者詩載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注藉

之言借也藉字釋文無音孟子滕文公助者藉也孫奭釋文亦無音
參以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亦云藉之言借也釋文藉在亦反
借子亦反則知春藉田之藉與助者藉也之藉皆當從在亦反又攷
之說文帝藉千畝其上無什亦從入聲又漢書名聲藉甚注云狼藉
甚盛也其字上亦從什以此知古藉字有入聲不但藉田之藉助藉之
藉為然也今監韻亦收藉田之藉在二十二管韻則藉之當從入聲
為愈明矣近世學者因藉借之義多有讀孟子藉字為去聲
殊不知借字古亦是入聲也

有當音當切遺於前而見於後者如易乾卦九二注德施周普上
則過亢施亢二字釋文初皆無音至上九亢龍有悔始音亢苦浪反

豕雲行兩施始音施始豉反。書序康王之誥合於顧命顧字釋
文初無音至顧命篇始音工戶反。周禮地官均人注王平土地之
力政者政字釋文初無音至後均人之職地政力政始音征冬官
輪人注蓋高一丈高字釋文初無音至匠人營國雉長三丈高一丈
始音古報反。春秋左傳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注高平方與縣
東南有郁郎亭方與二字釋文初無音至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注高
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始音方為房與為預此類甚多蓋陸德明
作釋文時不甚檢點故後先倒置爾今各隨其義而加圈發
有經文兩字同而音義有異者周禮之施舍與左傳之施舍音義
有不同地官大司徒之舍禁弛力又與小宰小司徒鄉師之施舍音

義不同大司徒之弛力注息繇役也舍禁注公無禁利也舍讀為捨

小宰小司徒鄉師之施舍注謂應復免不給繇役者釋文施式氏反

舍字無音左傳之施舍注以施為施恩惠舍為舍勞役施舍二字釋

文皆無音蓋周禮之施字從上聲左傳之施字則從平聲以注義施

亦可從去聲以釋文無明音只從平聲蓋施之為義加

也設也從平聲及也延也從去聲以義攷之則音可見至舍字則二經皆去聲也

左傳本不可以言經今從俗所謂近世傳讀多以周禮施舍之舍為捨蓋以

注文復免不給繇役有捨之義殊不知舍之為義置也所謂復免

繇役及舍勞役皆以置而不役為義則讀為如字音義俱通左傳

釋文多有此比如僖十五年呂甥對秦伯曰服而舍之二十八年晉侯
欲殺魏犇曲踊三百乃舍之又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凡此等

舍字釋文初音皆從如字此又舍從去聲之明證也

有字同音異隨注義以為別者如詩大序注謂好逑也好呼報反
關雎君子好逑則以如字為初音呼報反為次音蓋大序鄭注也故
注文好逑之好從呼報反圍發為去聲若詩則先有毛傳而後有
鄭箋當以毛音為正故詩文好逑從毛音只為如字此類惟詩與禮
最多然詩則以毛傳為正音禮則多以康成之說折衷此又在觀者
尋其指趣而為之區別也

有釋文起音之字與經文注文異者如記曲禮注膺搗此引少儀經
文也釋文則以搗為葉音如字。禮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阜物諸
本經文只是阜字釋文則曰阜音阜又如均人自用之甸注甸均也

讀如營營原隰之營釋文不以經文甸字起音而以營字起音

皆音均又舒均反又音旬春官巾車藻車藻蔽注故書作輶釋文不以經文藻

字起音而以輶字起音

釋文云輶音總又音藻又倉會反夏官圉師夏房馬釋文不以

經文房字起音而以注文訝字起音

釋文云為訝五嫁反此皆陸氏因其時所祖

之本隨各字而起音也觀者知其故則可以知其音矣

有照注義當為初音而釋文以為次音者詩不弔昊天毛鄭注皆

以弔為至左傳昭十六年帥羣不弔之人哀十六年昊天不弔杜注亦

皆以弔為至凡此弔字夷攷注義當以下歷反為初音釋文則以如字
為初音。禮夏官挈壺氏注讀為絜髮之絜疏云絜即結也當以
結為初音釋文以苦結反為初音冬官韞人注讀韞為運釋文以況

萬反為初音樸屬注讀樸為僕釋文以普制反為初音○春秋哀
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不言弑賤盜也釋文殺申志反之類

句讀

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放館閣校書式從蜀加圈點開卷
瞭然於學者為便然亦但句讀經文而已惟蜀中本與國本併點注
文益為周^盡而其間亦有於大義未為的當者今就其是者而去其
未安者大指皆依注疏雖先儒章句行於世者亦不敢雜於其間若疏
義及釋文揆之所見而有未安者則亦不敢盡從也姑疏一二於下

如書
牧普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羌在西蜀叟疏誤以西蜀叟為白案西羌居析支渠搜
之地為貢所謂西戎即叙者也孔傳於西戎即叙之下明言羌髳之屬漢時先零罕罕正居
析支渠搜之地所謂賜支河首即為貢之析支也以此證之羌在西蜀為一蜀叟者孔傳以
字解蜀字也後漢之季呂布既誅董卓卓將李傕等攻布而有叟兵內反傕等遂破長安

及馬騰劉範之攻傕也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章懷太子賢注曰叟蜀兵以此證之蜀叟當
自為一句今已改定句讀○又如禮地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攻之法疏當以掌斂野之賦為
一句以斂薪芻屬之下一句釋文賦斂力豔反則是以掌野之賦斂薪芻為一句今姑依釋文為句又案
釋文惟稅斂賦斂之斂力豔反至斂弛斂市似布斂其皮角斂總布斂市之不售春頌林斂與此
斂野之斂皆無音謂當如字讀從上聲也若照注疏則此斂野之斂與斂薪芻之斂皆當從上聲既
照釋文以賦斂薪芻連文讀之則斂薪之斂從去聲此當入音釋例因句讀之例而附見於此

脫簡

諸經惟禮記獨多見之玉藻樂記雜記喪大記注疏可攷與國本依法
疏更定亦覺辭意聯屬今則不敢放之第以所更定者繫於各篇之後

庶幾備盡大學一篇文公所更定天下家傳而人誦之書之武成先儒亦當更定但今本止以注疏為據所以不敢增入

考異石經亦別有攷異一卷今放之

書禹貢滎波既豬及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凡滎字皆從
水禮夏官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經文滎字從火注滎字多從水左傳

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榮澤及杜預注自隱元年以來所引榮陽者不一榮字率多從火釋文云作榮者非若合書禮左傳而言之則同此榮耳以水溢言之則曰榮波榮澤以秦漢置縣及魏晉之後置郡言之其地在榮水之陽則曰榮陽故孔注禹貢則曰泉源為沆流去為濟濟水入河北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北流數里溢為榮澤在敖倉東南鄭注職方氏則曰榮充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決為榮榮在榮陽波讀為播禹貢曰榮播既都杜預注榮澤之戰則以榮澤當在河北孔穎達疏曰禹貢豫州榮波既豬導沆水入于河溢為榮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為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榮澤當在河北但沆水入河乃溢被河南多故專得榮名其北雖小亦稱榮也參攷諸家之說則

榮波之榮榮雖之榮榮澤之榮榮陽之榮同以濟水溢為波為澤而得名釋文於左傳決然以為作榮者非似未深攷也只如禹貢之榮波既豬鄭引以注職方氏則曰榮播既都禹貢之沆水鄭注則曰沆水蓋播即波也都即豬也充即沆也而其字則異焉各因其時所傳之本之舊也榮字之或從水或從火要亦如此今各從其本之舊而實則一也

唐太宗諱世民若單言民則闕斜鉤而作尸若從偏旁則闕上畫而作氏如書盤庚之不昏作勞呂刑之泚泚勞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若泚弃之之類今皆更定

書秦誓注吉人渴日以為善凶人亦渴日以為惡疏以渴作竭釋文渴苦曷反汎而觀之疏則以其義為竭盡之竭釋文則音為飢渴之渴然

考之周禮渴澤用鹿渴其列反則渴字亦有竭音說文渴上葛反盡也則音飢渴之渴其字亦有竭義注所謂渴日蓋猶言盡日也今只作渴詩定之方中注馬七尺以上為駮諸本皆是馬七尺為駮惟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以釋文攷之則疑舊有以上二字而傳寫逸之也釋文於駮牝二音之下便有上時掌反一音攷注文別無上字而釋文有上音此明舊有以上二字也疏曰七尺為駮度人丈也又攷禮度人馬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則周禮亦有以上二字余本為是今從之。鷓鴣予尾脩脩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興國本及建甯諸本作脩脩及攷疏則曰舊本作消消定本作脩脩又攷釋文則脩脩素彫反蓋監蜀越本以疏為據興建諸本以釋文為據也今從釋文又巧言昊天大脰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奉

余仁仲本及建大字本作大釋文大音奉徐勣佐反此亦以釋文為據也今亦從釋文。雨無正首章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章內昊天疾威弗慮弗圖俗本皆作昊天以釋文有密巾反遂併經與注並改作旱直謂有作昊天者非及攷疏則曰上有昊天明此亦為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今從疏及諸善本。生民實覃實訏箋云訏謂張口嗚呼也諸善本皆作嗚余仁仲本作嗚蓋以嗚字駭俗而從嗚字也及攷疏則曰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為張口嗚呼是其聲音已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聲音之大今從疏及諸善本作嗚

記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編疏曰不編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遍諱

不合辭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鄭康成所注舊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然仍習既久不敢如蜀大字本與國本輕於改也。檀弓孔子過泰山側問婦人之哭於墓者實使子貢而與國及建諸本皆作子路攷之疏亦不明言何人及攷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未知孰是以家語證之則子貢也。月令孟夏土蛭出仲冬蚯蚓結周此蚯蚓也而有丘蚓之異既諸本皆然不敢輕改。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而注中周卒哭而致事一句獨與國本大書而為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視注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禮故言之未為非也及攷舊監本注周字乃作則字如此則是第

言夏殷而不及周人今皆從舊不敢改也。喪服小記除殯之喪其祭也必立注殯無變文不緝諸本多作編惟與國本及釋文作緝及攷之疏則曰除殯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緝緝也今從疏及釋文。少儀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類杖琴瑟注類警枕也疏本作類釋文及建諸本作類監本及與本作類玉篇廣韻亦有類字釋篋也雖與注所謂警枕不同亦足以明類為一物也但疏謂鄭注以類為警枕者所以別下文經文卻勿授類之類則以為兩類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類其刃下从火音京領反以授類之類其刃下从未音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又未知監本與國本類字其刃下从木者以何本為據今類類二字皆依釋文而止

識之以見異同。祭義濟濟者容也。容以遠。諸本間以王肅音爲口白反。遂以容字作容字。及攷石經舊監本。蜀大字本及越本注疏。地作容疏。云容以遠。謂事容貌。非所以接親親也。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今依疏義及石經等本。地改作容。儒行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監本及諸本有無尚字者。建大字與國本。余仁仲本則有尚字。及攷疏則曰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今從之。

禮天官大宰百工飭化八材。鄭司農注云珠曰切。象曰瑳。諸本有作骨曰切者。及攷疏則云珠曰切之下。地爾雅文皆治器用之名也。然今爾雅云骨曰切。蓋同。農讀爾雅本作珠也。如此則舊本自是珠字。由今觀之。則骨曰切。爲通俗。珠曰切。爲駭俗。今存古。只從珠字。小宰凡祭祀贊玉幣。

爵之事。諸本王皆作玉。惟越注疏及建大字本作玉。以義攷之。良是。諸本作玉幣。爵者。因大宰職有贊玉幣。爵之文。遂以此玉幣。爵亦爲玉幣。爵小宰所贊之幣。爵固大宰所贊之玉幣。爵也。但於此則決非玉字。何以明之。大宰贊玉幣。爵上文先有贊王牲事。明贊玉幣。爵贊王之玉幣。爵也。小宰職。界不獲贊王牲事。而與贊幣。爵之事。上文未有玉字。故以玉幣。爵言之。亦明其贊王也。注所謂從大宰助王其義甚明。由此言之。則玉字是。而玉字之爲非也。昭昭矣。地官總列職名。有饒人。橐人。及經分職掌。則饒作饒。橐作橐。同此一職。而字不同。攷舊監本。蜀大字本。則地改而爲饒。與橐。而監本又於橐字上。添从卅。既重思之。饒與橐字。注中有之。音義復釋之。則不必改作饒。

與橐亦可而監本又於橐字上添廿者蓋夏官亦有橐人恐惡夫同也
○鄉大夫正歲令羣吏效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所治國大詢於眾
廣則各帥其鄉之眾寡余本云各憲之於所治之國既安添一之字又
以國字屬上句俗本多與此同及攷諸善本並無之字而國字自屬
下句緘本注疏於所治之下且入注一段如此則愈足證矣

左傳僖二十三年懷與安實敗名建本及諸俗本多作懷其安今從
監本蜀本及諸善本作與字○僖三十年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諸本
多無若字與將字建上諸本則有之真西山文章正宗亦依建上諸
本竊謂上句有若字下句有將字文意尤為明暢今從之○哀十六年
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諸本多無也字蜀大字本與國本

建大字本有也字今從之

孟子滕文公草尚之風必偃注云尚加也草而加以風則偃諸俗本多
因論語草上之風必偃遂以尚為上今已改定○離婁政不足聞也俗本
乃添一與字與人不足與適也句同又鳥可已也俗本無也字今一削一增
公羊穀梁傳

春秋三傳於經互有發明世所傳十一經蓋合三傳並稱乾瀆間毛居正
嘗參校六經三傳當時皆稱其精確刊修未竟中輟廖氏刊九經未
暇及公羊穀梁二傳或者惜其闕焉因取建余氏本合諸本再加攷訂
與九經並刊句讀字畫悉用廖氏例惟是余仁仲本於陸氏釋音字或
與正文字不同如釀嘲作讓曰蒐作度之類並兩存之參它本皆然

今亦不敢輒有更定

春秋年表

三朝藝文志不著作若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不無刊寫之誤如諸國君繼立有篡奪者表止書某立今增入諸國君有弑殺表例書某卒今改定諸國君卒或年與月誤或稱某公子若弟與兄誤今改注疏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如鄭莊公卒表書厲公突立忽出奔按經傳昭公去宋人執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如莒若丘公去疾表書又名郊公按傳若丘公卒郊公不慮注郊公著丘公子如楚莊王旅誤為旋晉景公孺誤為孺若此類不可枚舉皆以經傳正之

史記年表書事今表止書繼立循舊不敢增

案館閣書目元豐中楊秀歸撰二卷紹興中環

中撰一卷今本一卷與紹興本及藝文志所載者同

春秋名號歸一圖

按史藝文志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刊本多譌錯常合京杭建蜀本彙校有氏名略同實非一人而合為一人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為二者有自某國通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為經或以注為傳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聯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一今皆訂之經傳刊其譌謬且為分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注而止稱經或傳注散見於前後數年間而止稱某公某年蓋據始見而書之廖本無

年表歸一圖今既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

同治十一年歲在元戰涪欵三月合鮑氏知不足齋本璜川吳

氏影宋本錄訖李慈銘記



經編類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歷城馬國翰竹吾刊

竹吾至辰進士官知州

連山一卷 歸藏一卷 子夏易傳二卷 周易薛氏記一卷 周薛廣 蔡氏易說一卷 蔡君
 丁氏易傳一卷 漢子寬 韓氏易傳一卷 韓嬰 古五子易傳一卷 周易淮南九師道訓一卷 漢劉安
 周易施氏章句一卷 施讐 周易孟氏章句一卷 孟喜 周易梁邱氏章句一卷 梁邱賀 周易京氏章句一卷
 一卷 京房 費氏易一卷 費直 費氏易林一卷 費直 周易馬氏注一卷 馬融 周易劉氏章句一卷
 卷劉表 周易宋氏注一卷 宋衷 周易荀氏注三卷 荀爽 周易陸氏述三卷 陸績 周易王氏注二
 卷 魏王肅 周易王氏音一卷 王肅 周易何氏注一卷 何晏 周易董氏章句一卷 董遇 周易姚氏注一
 卷 吳姚信 周易翟氏章句一卷 翟元 周易向氏章句一卷 向秀 周易阮瞻一卷 阮瞻 周易卦序論一卷 楊文
 周易張氏章句一卷 張軌 周易注一卷 張璠 周易于氏注三卷 于寔 周易王氏注一卷 王虞 周易
 蜀才注一卷 蜀范泰生 周易黃氏注一卷 黃穎 周易徐氏音一卷 徐邈 周易李氏音一卷 李軌 易象妙
 于見附論一卷 孔逵 周易梁樞氏注一卷 樞之 周易梁紇首注一卷 宋首之 周易蘇海明氏注一卷
 齊明僧紹 周易要略一卷 沈麟士 周易劉氏章句一卷 劉瓛 周易大義一卷 梁武帝 周易伏氏集解一
 卷 梁伏曼容 周易褚氏講疏一卷 褚仲都 周易周氏章句一卷 陳周宏正 周易張氏講疏一卷 張談
 周易何氏講疏一卷 隋何妥 周易姚氏注一卷 姚規 周易崔氏注一卷 崔觀 周易傅氏注一卷 周易盧
 氏注一卷 唐陸德明 周易注一卷 唐虞 周易探元三卷 崔暹 周易元義一卷 唐李淳風 周易卦流傳疏
 一卷 唐陸德明 周易卦流傳疏 易集一卷 僧一行
 莊氏易象一卷 周易虞氏注三卷 虞果 周易探元三卷 崔暹 周易元義一卷 唐李淳風 周易卦流傳疏
 今文尚書一卷 古文尚書三卷 尚書歐陽章句一卷 漢歐陽知伯 尚書大夏侯章句一卷 臣辰勝 尚書小
 夏侯章句一卷 臣辰勝 尚書大夏侯章句一卷 臣辰勝 尚書王氏注三卷 魏王肅 漢注尚書

尚書類

